



海蒂

「瑞士」乔娜·施皮吉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2/13/19

海蒂

[瑞士] 乔娜·施皮里 著
冯立增 李凤华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瑞士)施皮里著;冯立增,李凤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5

(温馨女孩)

ISBN 7-5001-1012-X

I. 海... II. ①施...②冯...③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1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徐小美 迪 伊

封面设计/吴 炜

印 刷/保定市大丰彩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90×1240 A5

印 张/7.25 (彩色插图)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5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012-X/1·84 定价:16.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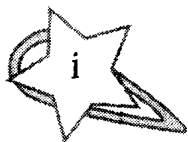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编者的话

六月里的蓝天，浅淡的云旁斜斜地悬着些风筝；六月里的绿树，缠蔓的叶间疏疏地缀着几枝晚花；六月里阳光灿灿的时日，葱茏的大地上忙忙地雀跃着孩子们绚丽的身影；六月里有属于孩子的节日。正是因为这盎然的生趣，因为真正希冀着为孩子和所有关切着孩子的大人们做些什么，于是有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

《海蒂》、《小公主》、《红发安妮》和《长腿爸爸》均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讲述了四个小孤女的故事。这四部小说，自问世后均数次再版，有多种文本流行于世，并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文学巨匠马克·吐温曾为《红发安妮》的魅力倾倒，称之为“迄今看到的描写儿童生活的最甜蜜的小说”。其他三部作品也是富喜剧色彩，使人获得由忧喜参半到皆大欢喜的情绪体验。这里面有自幼生长在孤儿院，但开朗热情，为一点点小事便绽开灿烂笑容的杰鲁莎；有诚实率真，渴望有个家并对一切充满美丽幻想的红发安妮；有纯朴善良，全心向往着自然与亲情的海蒂；有谦和知礼，仁爱宽厚，遇巨大家庭变故却坚强乐观的萨拉。四个百余年前的小姑娘，自然、真实、快乐、无邪；四个久远的故事曲折动人，清浅委婉地述说生活中交织着的美丑善恶，今天读来仍光彩熠熠，引人入胜，使人们感悟到美好，净化着心灵。

几十年前，我们是小孩子，依稀记得手被爸妈牵着，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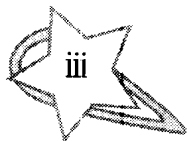
的，小小的心盼着早早长成个大人；日子一天天过了，如今儿女的小手被我们牵着，仍暖暖的，只是自己心里却换了一份对儿童世界的憧憬。斗转星移，童年已成有趣的回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精心地做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希望大读者们从这些诗情画意般的故事里寻获失去的率真与无忧无虑；希望小读者们都如温馨女孩般纯真善良，诚实懂礼；希望会有更多的人们结识并喜欢我们的“温馨女孩”，但愿我们的希望可以实现。

2002 年 于北京



目 录

1	上山找阿尔姆大叔	1
2	跟爷爷生活在一起	10
3	山间牧羊	17
4	下山看望奶奶	28
5	两次来访的结局	39
6	新生活的新篇章	47
7	弗罗兰·劳顿米尔糟糕的一天	54
8	豪宅内一片混乱	66
9	赫·塞斯曼听到了新鲜事	75
10	又一个奶奶	81
11	海蒂的得与失	89
12	豪宅闹鬼	93
13	山中夏夜	102
14	礼拜钟声	115



15	准备旅行	127
16	来访者	133
17	补偿	140
18	德夫里村的冬天	148
19	冬天还在继续	157
20	来自远方朋友的消息	165
21	在爷爷家中的生活	178
22	突发事件	185
23	再见	197





1

上山找阿尔姆大叔

梅恩菲尔德村庄，古老而优雅，一条羊肠小道蜿蜒穿过葱绿的草地，通向群山脚下。在山的这一侧望去，陡峭高耸的悬崖下是幽深的山谷。小路在山脚下陡然攀升，直达山巅，路旁随着小路的延伸越来越荒凉，山草的芳香沁人心脾。

六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两个人沿着这条狭窄的山间小道向上爬着。一人是身高体健的姑娘，另一人是个孩子，她拉着姑娘的手，尽管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却依然能看出小脸蛋已热得通红。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尽管六月骄阳如火，孩子的穿戴却像是要抵御严寒，她看上去至多五岁，或许还没那么大。从她的身材去判断实在太难了，因为她穿着两层（如果不是三层的话）衣服，一件套一件，外面又用一条厚厚的红羊毛披肩围了个严实，根本看不清轮廓，一双小脚穿着厚重的登山鞋，吃力地往上爬着。她们肯定是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来到坐落在半山腰的小山村德夫里。人们从四面八方，从窗户、敞开的大门或街面上向两位过客打着招呼，因为，年长的姑娘这会儿已到了自己的老家。然而她没有停下脚步理睬朋友们的欢叫和提问，只是一直



不停地走下去，来到村子最后一幢稀稀落落的房子前。这时就听有人从门里喊道：“等等，笛蒂，你要是还往上走，我陪你去吧。”

姑娘停住了脚步，孩子马上放开她的手，一屁股坐到地上。

“海蒂，你累不累？”姑娘问。

“不累，”孩子回答说。

一个丰满而性情开朗的女人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她和老朋友笛蒂走在前面，兴奋地谈论起德夫里及其周围的人和事，孩子随后紧跟。

“你要把这孩子带到哪儿去？”女人问，“她是你姐姐留下的孩子吧。”

“嗯，”笛蒂说，“带到阿尔姆大叔那儿，她得和他呆在一起。”

“让她和阿尔姆大叔在一起！你疯了吗，笛蒂？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我看那老头儿很快就会把你和你的建议一块儿打发回来的。”

“他可不敢，因为这孩子是他孙女，他得做点什么。迄今为止，我一直在照管孩子。跟你说，巴贝尔，这次我不会因为这孩子放过找到好工作的机会。现在该轮到爷爷为孙女尽些义务了。”

“他要跟平常人一样，那敢情好了，”胖乎乎的巴贝尔温和而肯定地说，“他什么样，你是清楚的。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能跟他生活在一起吗？天知道他会为她做些什么！你自己又打算去哪儿呢？”

“法兰克福，一个绝好的地方在等着我，”笛蒂说，“那儿的一些人去年夏天在巴斯游玩，当时我兼带照管他们的房间。去年他们就想带我一起走，可是我走不开。今年他们又来了，再次提出了邀请，这次我想跟他们去，总该拿定主意了。”



“真庆幸我不是这个孩子！”巴贝尔叫道，显得既恐惧又同情，“没有人了解那个老头儿，他不会跟任何人打交道，从来就没进过教堂。当他偶然下山的时候，大家都躲着他和他的大棒子。单是看看他那浓密的花白眉毛和大胡子，就够吓人的了。他和野蛮的异教徒或印第安人没什么两样，谁都不敢和他单独在一起。”

巴贝尔好长时间来一直想证实有关阿尔姆大叔的奇怪之处，她不明白这老头儿为什么对自己的同乡如此仇视，宁肯独来独往；她还弄不懂人们每次谈起老头儿为什么总是窃窃私语，像是怕得罪他，但又没有人愿意与他为伍。除此之外，她还想不通为什么德夫里整个村子的人都称老头儿为“阿尔姆大叔”，很显然，他不可能是每个人的叔叔，巴贝尔只管像别人一样，习惯地称他为“大叔”。巴贝尔不久以前才结婚，在结婚前她是不住在德夫里的，而是住在山下的普拉蒂格，因此她不知道这个村子曾发生过的事情，对那儿的村民也不熟悉。巴贝尔的好奇心一直得不到满足，这次她可不想错过机会，于是就亲密地挽着笛蒂的胳膊说：“我知道可以从你这儿打听到真相，弄清流传着的所有那些有关他的故事是怎么回事。你一定很清楚，告诉我吧，老头儿怎么回事？他以前也像现在这样躲着人，一直是个厌世者吗？”

“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否一直这样呢。今年我才26岁，他至少70岁了，别指望我对他年轻时候的事都了如指掌。不过，如果你能保证我跟你说的话不会传遍普拉蒂格，我就把关于他的事都说说。他跟我妈妈一样，都是多姆莱斯人。”

“废话，笛蒂，你是什么意思啊？”巴贝尔有些不高兴了，“长舌妇在普拉蒂格还没有那么大能耐，况且我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能管住自己舌头的。”

“那好，我就说给你听，但得等一下。”笛蒂语气严肃地说。她回头看了看，孩子不能跟得太近，那样会听到她的话。可



是后面却不见了孩子，她肯定早就自己走到别处去了，前面的两位只顾聊天，根本没察觉。笛蒂站在那儿向四周望去，小路虽说蜿蜒曲折，但靠近德夫里的一段还是能看全的，此时路上连个人影都不见。

“我知道她在哪儿，”巴贝尔叫道，“看那儿！”她指着远离小路的一个地方。“她跟羊倌和山羊一起往坡上爬呢。奇怪，羊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赶羊呢？不过对我们来说正合适，他可以帮忙照看孩子，你正好给我讲讲。”

笛蒂眉飞色舞地说，“他曾是多姆莱斯最大的庄园主。他们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弟弟性情恬静，彬彬有礼，哥哥却放荡不羁，花天酒地，常和一些不知哪儿来的狐朋狗友骑马四处闲逛，乐此不疲。他酗酒、赌博，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父母知道后，相继悲伤地离开人世。被迫沦为乞丐的弟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而两手空空、只余恶名的阿尔姆大叔也失踪了。有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后来有人发现他去那不勒斯当了兵；随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这样过了12年或15年，他突然出现在多姆莱斯，还带着个年幼的孩子。他想把孩子寄养在乡亲家里，可是大家的门都关得紧紧的，没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他痛苦极了，发誓再不踏进多姆莱斯半步，领着孩子去德夫里住了下来。他妻子大概是格里森当地人，他们在那儿相遇并结了婚，婚后不久妻子就去世了。他当时不大可能穷得叮当响，因为他能把儿子托比亚斯送到木匠那儿学徒。小伙子性情稳重，很得村里人喜爱。可人们对老头儿还是心存疑虑，甚至谣传他是被迫逃离那不勒斯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为这事，他还杀过一个人，当然不是因正义的战争，而是斗殴。我们并不否认与他的亲属关系；我的太姥是他奶奶的妹妹，所以我们称他大叔，我父亲这边与德夫里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是亲戚，他这个大叔也就叫响了，由于他住在山上，人们就称他为阿尔姆大叔”。



“那托比亚斯呢？”巴贝尔听得入了迷，禁不住问道。

“别急，我就要讲到他了，吃饭还得一口一口地来呢，”笛蒂说，“托比亚斯在梅尔兹学了手艺，学徒期满，他回到德夫里，娶了我姐姐阿得蕾德。他们俩人一直互相倾慕，婚后更是恩爱甜蜜，相敬如宾。只可惜好景不长，结婚才两年，丈夫就死了。在他干活儿时，一根木橛子砸了下来，当场要了他的命。人们把他抬回家，阿得蕾德看到丈夫血肉模糊的尸体，惊恐万分，痛不欲生，她发起了高烧，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她一向体弱，容易得怪病，病中没人知道她是醒是睡。这样，托比亚斯死后两个月，他的妻子也跟着走了。他们的悲惨命运成为远近乡里交谈的话题，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共场合，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阿尔姆大叔不信奉上帝的报应，甚至有人竟当面这样说给他听。我们的牧师极力唤醒他的良知，规劝他忏悔，老头儿却火气更大，更顽固不化了，他从此不理任何人，大家也都尽量躲着他。后来突然听说，他搬到了阿尔姆山上住去了，不打算再下来，从那时起他就过着隐居生活，对上帝和人们怀着敌意。我和妈妈把姐姐年仅一岁的孩子收养过来，后来，妈妈去世了，我又得去巴斯挣钱糊口，就把孩子寄养在邻村的厄苏拉老奶奶那儿。整个冬天我都呆在巴斯，我会缝纫、编织，不愁没活儿干。今年春天刚到，我侍候过的那一家就从法兰克福赶了来，再次请我跟他们去。我们后天就动身，对我来说那肯定是个极好的去处，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你就把孩子留给住在山上的老头儿吗？真让我吃惊，你竟想出这种主意来，笛蒂，”巴贝尔毫不留情地谴责。

笛蒂不甘示弱，马上反驳：“你什么意思？我已经对孩子尽了义务，现在你还让我怎么做呢？我总不能带上一个五岁的孩子去法兰克福吧。哎，巴贝尔，你到底要去哪儿，这都到半山腰了。”

“我就来这儿，”巴贝尔回答，“我要跟牧羊人的老婆说点



事儿，她在冬天为我纺棉花。再见吧，笛蒂，祝你好运。”

笛蒂跟朋友握完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巴贝尔则向离路边几步远的一个小屋走去。从德夫里看起来，这小屋在半山腰上，黑兮兮的，小得可怜，离路边有几步远，坐落在一个山坳里，这样可抵挡一阵山风。有个避风的地方真是件好事，因为它实在太破旧了，住在里面肯定很不安全。当暴风从南面席卷过来的时候，里边的一切都东摇西晃，劈啪作响，门啦，窗户啦，那些朽了的木檩呀都吱吱呀呀，颤颤巍巍。这种天气里，牧羊人的房子要是在上面裸露的山坡上，马上就会被吹到山谷里去。

彼特，一个 11 岁的男孩，就住在这个小屋里。他每天早晨去德夫里，把他的山羊赶上山，羊群就自由自在地享用山上肥美的青草，一直吃到傍晚。

黄昏来临时，彼特带着脚步轻巧的山羊跑跳着下山，到了德夫里村，他把手指含进嘴里，打个响亮的口哨，听到哨声，主人人就都出来认领自己的山羊。跑出来的多是些孩子。他们不怕那些温柔的动物，整整一个夏天，只有在这时彼特才有机会见见他的朋友们，除此以外，他都是孤独地与山羊一起打发时光。他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瞎眼的奶奶，这是真的，但他每天早上必须很早就离家，晚上很晚才回去，因为他总是尽可能地跟别的孩子们一起聊天、玩耍，所以没法子，他在家的时间很少，早上只够吞下他那份面包牛奶，晚上吃完同样的饭就上床睡觉。他爸爸，也是个羊倌，年轻时以此为生，几年前伐木时意外地死了。他妈妈名叫布蕾吉特，可人们总是习惯地称她“羊倌的老婆”。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幼也都管他瞎眼的奶奶叫“奶奶”。

笛蒂站了足足有十分钟，四处张望，寻找孩子们和山羊的影子，却什么也没找见，她只得爬到高处。山坡斜着下去，通到山谷，视野宽广多了，她脸上的表情和动作都表明她越来越焦急，她还在不停地扫视着四周的山坡。此时，两个孩子正在远处的一



条迂回的山路向上爬，彼特知道好多地方，那里长着山羊爱吃的植物，有灌木也有幼苗。他还有个习惯，那就是使羊群离开踏平的老路。后面那个孩子累坏了，由于热和一身厚重的衣服，她只能气喘吁吁勉强跟在后面。她一言不发，眼睛先盯住彼特，看他短衣薄衫，打着赤脚，灵活地跳来跳去；然后又盯住山羊，看它们腿细脚轻，在灌木和岩石间闪转腾挪，灵巧自如。突然，她坐到地上，一双利索的小手开始脱鞋袜。脱完鞋袜，她站了起来，取下了缠绕的红披肩，扔到一边，随后开始脱上衣，一会儿就脱掉了，可是还有一层，因为笛蒂为了省事，把礼拜日穿的上衣套在了便装的外面。随着闪电般的动作，便装和礼拜服都脱了下来，现在孩子站直了身子，只穿着短袖的薄衬衫，高兴地伸出裸露的手臂。她把脱下的衣服整齐地堆好，也像彼特和山羊一样灵巧地蹦跳着攀缘而上。刚才这孩子落在后面脱衣服，彼特一点都没注意，现在看到她一身轻松地跑过来，彼特咧嘴笑了，待他回头看到路边摆好的衣服，嘴咧得更大了，样子开心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孩子身上松快了，就开始跟彼特聊天。她问了许多问题，彼特忙不迭地回答，比如，他有多少只羊啦，带它们去哪儿呀，以后他做些什么呀，等等。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小屋的附近，出现在笛蒂的视野中。笛蒂一看到他俩往上爬的身影，就尖叫起来：“海蒂，你在干吗？看你弄成这副样子！上衣和红披肩呢？还有我给你买的新鞋，给你织的新袜子，都哪儿去了？什么都不见了！海蒂，真不知你怎么想的，把衣服都放哪儿了？”

孩子平静地用手向山下一指，“在那儿。”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笛蒂只能看见一堆东西堆在地上，上面有个红点儿。那红点儿肯定就是红披肩了。

笛蒂勃然大怒，“你这可怜的小笨蛋！没长脑子吗？”笛蒂伤心地接着责骂，“谁去那么大老远把衣服拿回来呀？得走半个小时！彼特，别站在那儿盯着我看，像扎了根似的。你去拿衣



服，越快越好！”

“我已经晚点了，”彼特慢条斯理地说，手插在兜里，一动不动地听笛蒂气急败坏地喊叫。

“你站在那儿，就是把眼睛瞪出来，也走不了一步啊，”笛蒂生气地说，“不过，你看，我这儿有好东西给你。”她掏出一枚硬币伸到彼特面前，硬币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彼特马上跳起来，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下跑去。他走了最近的一条路，不大会儿就到了衣服那儿，卷起来往胳膊下一夹，一溜烟儿又回来了。真是太快了，笛蒂给他硬币时都忍不住夸奖了两句。彼特“唰”地把硬币扔到兜里，满心欢喜，这种财富他可不常得到。

“我们反正是同路，你就帮我把这衣服拿到阿尔姆大叔的小屋吧，”笛蒂接着说。她开始准备往上爬了，小屋后面的这段山坡非常陡。彼特很乐意帮这个忙，他赤着脚跟在后边，左胳膊夹着衣服，右手挥舞着他的牧羊棍，海蒂和山羊在他旁边欢快地蹦着，爬着。大约五十分钟后，他们到了阿尔姆山的山顶。大叔的小屋坐落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四面临风，但阳光也尽射其上，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小屋背后，三棵古老的冷杉树巍然耸立，枝繁叶茂。随后又是一脉山峰，低处绿树成荫，鲜草葱绿，其上则是嶙峋怪石，荆棘灌木，一直延伸到光秃秃的陡峭山巅。

背靠小屋，面向山谷，大叔搭了一个座位。此刻，他正端坐在那儿，叼着烟斗，双手放在膝盖上，凭目远眺。这时，孩子们、山羊和笛蒂爬了上来，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海蒂最先到山顶，她径直向老人走去，伸出手说：“爷爷，晚上好。”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粗声粗气地问，还冷不丁地握了一下孩子的手，两道浓眉下的双眼细细地打量着她。海蒂也毫不退缩地盯着老人，她觉得这老头儿相貌不凡：长髯飘摆，浓眉紧凑，一把刷子似地横卧在鼻子上方，真让她看不够。这时笛蒂走上前来，后面跟着彼特，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站在那儿看



着。

“大叔，您好，”笛蒂走到他面前说，“我把托比亚斯和阿得蕾德的孩子带来了，您肯定认不出了吧，这也难怪，自打她一岁以后，你们就没见过面。”

“你把孩子带到我这山上来干什么？”老头粗率地问，接着又对彼特喊道：“去！放你的羊去！时候不早了，把我的羊也带上。”

彼特很听话，立刻就走了。因为老头儿看了他一眼，这眼神使彼特再也不想呆下去了。

“孩子是来跟你一起生活的。”笛蒂说，“我想这四年来，我已尽了自己的义务，现在轮到你了。”

“噢，是这么回事。”老头儿说，他看着她，眼睛一闪。“你一走，这孩子要是哭天抹泪的，叫我怎么办？你知道，这些小家伙都是那个样子。”

“这是你的事，”笛蒂回敬说，“我收养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我又抱怨过什么？我妈和我累死累活地把她养到这么大。现在，我得去谋自己的生计了，这孩子只有你这个亲人了。你要抚养不了她，就随便打发吧，不过你得为后果负责。我想你不该再为自己的良心增加负担了吧。”

其实笛蒂已经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良心不安了，她只觉浑身燥热，说了许多没想说的话。她说完以后，阿尔姆大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怒视着笛蒂，吓得她倒退了两步。老头儿把手一挥，命令道：“你马上给我滚！从哪儿来滚回到哪儿去！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笛蒂可不想让老头儿再说第二遍，她顺势说：“那就再见了。还有你，海蒂。”说完，她溜烟儿似地跑下山去，安全到达德夫里村时，脚步才慢下来，她内心激动不安，就像有台蒸汽机在推着她往前跑。





2

跟爷爷生活在一起

笛蒂一走，老头儿就回到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地上，一声不吭，浓浓的烟圈从烟斗扶摇直上。而海蒂呢，正在为自己的新环境满心欢喜。她四处打量，发现一个棚子，靠着小屋，那是山羊居住的地方，向里望望，里面是空的。她继续搜索，很快就来到了屋后的大杉树那儿。一阵风袭来，树顶的枝叶如吼似啸，唰唰作响，海蒂静静站着，屏气倾听。等声音渐渐小了，她才挪脚接着看，到了小屋最远的一角，她拐到了爷爷坐着的地方，看到爷爷还跟她离开时一样坐在老地方。海蒂走过去，站在老人面前，双手背在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爷爷抬头看了看，见她一动不动，就问：“你要干什么？”

“我想看看你房子里有什么？”海蒂说。

“那就进来吧。”爷爷站起来，首先向小屋走去。

“把你那一捆衣服拿进来，”海蒂跟着往里走的时候，爷爷吩咐道。

“我不要了，”她答得很干脆。

